

淵穎吳先生文集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七

門人金華宋濂編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于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持以其聲為主聲之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闕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

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
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
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
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
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
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歟孝惠二年夏侯寬已
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
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為樂府沈約樂志
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
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
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

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
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
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
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京龜茲樂倘其辭
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
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
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
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
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
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
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爲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爲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郢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拙越人歌之曰濫兮杼草濫予昌叔澤予昌州州饒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憐悵隨河湖郢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

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
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
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
樵又爲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競則列叙
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
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
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
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
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爲法
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

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三墳辨

三墳書近出偽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鄙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爲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

是已又何析而爲一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
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
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
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尚少乾一兌二
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
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
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
不相爲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刪書之先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
典矣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尚書序
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

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東漢
以來說者所指三皇之號又不一劉恕乃謂古無三皇五
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耳此其書果何賴乎嗚呼三
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也外有紀姓者
叙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泌乃據
丹臺名山記呂梁碑及輶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膚淺
不可徵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者何非括
提合雜連通叙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
一姓之類乎大率與路史合也泌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
及山海經等書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莆田
鄭樵且謂東漢諸儒尚喜識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

讖乎乃引柴霖之傳而上寘諸古易經之列以爲非後世
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僞也嗚呼孔子歿天下言人人殊
荀卿子激焉至言性出於聖人之僞卒併詩書六藝之正
者一畀秦火而雜燒之又豈不以其僞之勝乎古人嘗有
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
標鹿之世亦未爲不知學也哉

伯夷辨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
王即位使召公奭盟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由是伯夷去
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世天下紛亂伯
夷之欲爲聖人氓者久矣聞善養老而往就養岐梁之間

固不在文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又豈果有勝殷殺紂之心哉膠鬲紂賢臣也嘗與之約戰矣雖天甚雨猶不欲失期往救其死况先使周公要之以加富就官之盟乎將已有篡弑一定之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不然膠鬲非賢者乎又微子遭時之變猶念念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未肯自通於周以爲已他日利世爲長侯守殷祭祀召公亦何以有是盟乎武王克殷復立武庚不幸三監之流言共爲王室之不靖成王周公然後起而殺之也不然則請後七廟世守天子之禮樂豈有待於東夏之別封乎夫如是微子膠鬲二盟皆非也二盟既非則伯夷嘗至周而就養矣孟子曰天下之大老歸之文王蓋未卒也藉令武

王繼之紂而改行將先天下率諸侯修朝事未嘗欲推亂而易暴也殺牲埋書而煩褻鬼神行貨要利而離間天子左右伯夷當聞其風不入其境豈暇到歧陽而後去哉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扣馬諫伐之後也然則雖受文王之養亦且必受武王之養矣大史公迷於文王受命改元作伯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此又以為不見文王而遽去胥失之矣

樂正子徵鼎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盍使樂正子徵之使樂正子樂正子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子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

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自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焉權者何義是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微不害爲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危急且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哉然而宗廟之重器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徵吾信吾則以曆奪真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慙慙然哉設或求鼎不已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爲質而後退師於是使樂正子徵之且一一徇之乎抑違之也夫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吾拘滯膠固之見而徵夫無所稽考之器且不可又况欲以聖人體道之

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跬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
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
也彼樂正子非孟子之徒歟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
問之則曰善人也信人也嗚呼是亦信之小者耳今也不
信一國之信而惟信樂正子之信則樂正子見重於齊魯
也久夫既自信其信而君又愛鼎不若以實告齊曰鼎固
賔也然是鼎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奉犧牲供祭祀而周
公太公實與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後世子孫毋
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却君師矣夫吾國不能
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不能以禮服人而欲
奪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為此計者內不失鼎而我

之信義加於鄰國彼必悅服而去之信之大者也夫又何取乎一夫之私行爲哉然樂正子儒者其爲人也好善且善改過惟他書載徵鼎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危險詐之士踵相接也孰謂樂正子者非賢哉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到今慶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華渡覓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筋輒刈以鬻鹽東偏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曾就臺踰弩射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又別作大筒曳鐵鑊江水夷舟猝

不得入前至浹口惟石嵌險離之南曰金雞北曰虎蹲又
前則爲蛟門峽東浪激或大如五石斗甕躍入空中却墮
下碎爲零雨或遠如雪山冰岸扶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
蕩與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吐
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所在獨帆檣上指潮東上風西來
水相鬪舟不能尺咫一撞礁石且靡解不可支持又前則
爲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鐵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
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間
或散在沙壩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蠮蚌
蛇母彈塗傑步腥涎藂味逆人鼻口歲或仰穀他郡東從
舟山過赤嶼轉入外洋望崖峇山山出白艾地多蛇東到

梅岑山梅子真煉藥處山梵書所謂補怛洛迦山也唐言
小白花山自山東行西折為觀音洞洞瞰海外巉中裂大
石壁紫黑旁蹕而兩岐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掀擊
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峭石齧足泉流滲
滴懸纓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礁土人云曾有老僧秉燭
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盞盂側首睨之寬
弘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
麤怪益高壘石如垤東望窅窅想像高麗日本界如在雲
霧蒼莽中日初出大如米從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翳
然鮮明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黎
衣或現或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竝立巨浸如